898
209

經義考

刊石　書壁

通說　家學

鏤板　自敘

著錄

四十七、四十八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226
信24
17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類 目錄 一五六

函 三〇

架 二六

號 二七

冊 四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二

魏三卒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七錄十三卷又三字石經尚書五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隋志三字石經春秋三卷七錄十二卷 唐志三字石經左傳古篆十二卷

佚

郭頒魏晉世語曰黃初之後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

晉書衛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

LIBARY OF TOHOKU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898
209

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覩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犐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隋志魏正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

按一字當屬三字之譌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時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太學講堂以備六體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太學講堂以備六體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太學講堂以備六體

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
巳年洛陽蘇望氏所刻藴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
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讐定五經命蔡邕書
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
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槧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
亡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即
小歐陽集古目中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
韻所載石經數十字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
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
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
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
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隸二字石經唐志有三字
石經古篆兩種曰尚書曰左傳獨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
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既以七經爲蔡邕書矣又
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三體石經與熹平
所鐫並列於學官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襲其譌錯或不
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書而未嘗見
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者近世方
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剞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
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
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注古文既以此碑
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
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抵牾已定一字遺經
爲漢刻矣續得藴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載

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篆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皇祐癸巳蘇望所刻王世貞曰魏志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頹落按魏武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始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墮水者又三四也

趙崡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石經第三刻也

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

字石經轉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覩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晉石經

卷亡

佚

晉書裴頠傳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傳暢曰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北魏石經

卷七

後魏書孝文帝紀太和十七年九月幸太學觀石經

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前哲寶重墳籍珍愛分篆矧遒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迹實世模事則人軌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令焚荒汚毀積榛棘而弗埽爲隗儡之所棲宿童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痛心疾首拊膺扼腕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

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宜私顯隱漸加剝撤舂麥納菽秋春相因口生嵩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趙岡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

按北魏石經欲補治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正神

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故備
錄魏書之文以證之

唐國子學石經

易九卷　書十二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卷　儀禮
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
傳十卷　穀梁傳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
雅二卷

存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兵部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
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
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舊唐書鄭覃傳覃長於經學嘗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
奏曰經籍譌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
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
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通鑑開成二年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舊唐書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
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
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
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
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

新唐書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
士始覃以經籍刊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

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鐫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
局墀崔球張次宗孔溢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又曰嘉
重爲祭酒共鄭覃刊定九經於石
冊府元龜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
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宰臣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
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創置石經賦曰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
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萬古之風名化式敷厥德既彰於
有截聲詩再闡斯文庶表於無窮既而詔學苑之徒命他
山之役陳滿笥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
由時易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布落落於廣廷陳巖巖於千
尺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鏤
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蘚蘚迭映駢吉色而
字字相宜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窮諸墨妙崩雲之勢
彌堅事既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據實削成豈勞於執簡壁
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之銜來遠映天光有
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不墜而教化之道益敦鑽
仰尚同於深奧咫尺可見於微言五色參差天子之文章
盡在丹楹俯矚聖人之閫閾斯存豈非吾君秉茲一德修
文立極堅貞爲庶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舛錯
而定魯魚然後二三子是效是則
黎持記曰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冰之雍學
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闕閒有唐國子監存焉
其閒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

鄭覃與周墀等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祭酒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隋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玉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爲矢石亦足以助賊爲虐鄩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缺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伻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平其溝墊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簴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鎪殘缺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於中央顏柳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鑒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塔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爲急朝廷乃以五百千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天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來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厄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巍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可謂盛矣及晉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爲有功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持書此者豈特紀其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前功庶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

按是記在石經之側碑爲宋安民所鐫不肯刻黨人姓氏者也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鄴辟爲保大軍節度推官什後

唐至光祿少卿

周必大曰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覆古石粗素謬盭時惟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讐校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咸預其選群經是正視漢熹平益無愧焉

李應祥曰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勅唐名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刻也

趙崡曰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

林甫之請此石經第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刊繆建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名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紊開成二年告成此石經第六刻也　又曰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羽之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拔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要非今人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祖王堯惠等補字大爲紕謬今學本庶幾善焉

乙卯以前舊本庶幾善焉

顧炎武曰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　易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七字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四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字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二千□百□十三字論語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字今在西安府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於乡日維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柏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汚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乡度校勘官兼專知都

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
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
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
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榮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鄭覃校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
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
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
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
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又曰舊唐書謂石
壁九經字乖師法名儒皆不窺之愚初讀而疑焉又見新
書無此辭以爲石壁九經雖不逮古文亦何遽不賢於寺
監家昭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誤非一而劉
昫之言不誣也如周易君子以棄多益寡裒寡益多反其家其誤于決必有所遇脫所字蠱則餒也餒誤餧豐
言乎其小疵也言誤存其孰能與于此哉脫于字周易繫
辭下第八脫下字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下多也字力小而任重小誤少傷于外者必
同而兩通者終來有他吉他作它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
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作歷可與佑神矣佑作祐其受命也
如嚮嚮作響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其一
字而前後不同者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于包桑繫下辭同包
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包皆作包問以辨之由
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晰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

德之辨也井以辨義辨迮與非辨岩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床以辨君子以愼辨物居方復小而辨于物辨皆作辯辨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也字賁亭小利有攸往利下添貞字其先誤而後改者略倒筌誤荃愈誤喻二无誤無皆即其誤改之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爲別終似未安尚書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乃父誤先父孫上多子字臣下罔攸稟令令誤命若藥弗瞑眩藥誤樂王乃猶師師誓猶誤循乃汝世讐世誤誓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攻說公用端命於上帝于誤予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對揚天子之休命無之字其旁注者于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之字詩昔育恐育鞫鞫誤鞠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田舒懮受兮懮誤憂予尾脩脩脩誤修戎車既飭飭誤飾鞠爲茂草鞠誤鞫以祈黃耆祈誤祁涼曰不可涼誤諒鞠哉庶正鞠人忮忒鞠皆誤作鞫無此疆爾界界誤介侯疆侯以疆誤彊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雝雝鳴雁雝作雍之死矢靡他他作它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和鸞雝雝雝作雍何人斯序故蘧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維塵雝兮雝作雍既匪既勤勤作勑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來雝雝雝皆作雍雍屢豐年屢作婁其旁注者女雖湛樂從

樂下添克字自今以始歲其有下添年字曰商是常商下添王字其先誤而後改者抱衾與裯裯誤稠稠誤稠不瑕有害瑕誤遐鱣鮪發發發誤撥噂沓背憎噂誤蹲如彼遡風遡誤憩駉駉牡馬牡誤牧皆即其誤改之云何其盱脫其字添周禮女史八人史誤使大宰三曰郊甸之賦郊誤邦內甿豕盲視而交睫豕誤施與臬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絲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犒誤槁司市市司帥賈師而從賈誤胥肆長掌其戒令令誤禁鞮鞻氏府一人一誤八嘗人縈門用鄹齊用誤明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席大司樂大磬磬誤磬王大食三侑侑誤宥大祝四曰縈縈誤榮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相几以神依者仜誤士小子史二人二誤一大司馬旗居幹闇居誤車旁正記妨胡之苟苟誤笱矢人前弱則俛俛誤勉其實令文不同而兩通者醫師疕瘍者疕上多有字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則字邦之大師大上多有字庭氏以故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夜字儀禮士冠禮揱柧與揱誤建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袒誤祖楅髽横而奉之奉誤拳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薰燕禮右祭脯醢脯誤酺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敗坐授瑟乃降授誤受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擊訝誤之公食大夫禮陳鼏於碑南內面西上脫一南字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到少牢饋食禮如筮日之儀儀誤禮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移下同祝延尸延誤筵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桃主婦洗爵於房中脫爵字主婦北

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誤觶下主人實爵爵並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禮記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月令人乃遷徙徙誤徒其器宏以奄奄誤掩檀弓上周公蓋祔祔誤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亦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學記燕辟廢其學辟誤譬喪大記男子出寢門外脫外字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勿忘喜誤嘉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坊記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章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辟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介誤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檀弓上有亡恶乎齊亡作無歲壹漆之壹作一樂記則聽其鏗鏘而已也鏘作鎗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雜記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喪大記命婦沉拜衆賓於堂上於作于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享作饗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一帥字皆作率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其先誤而後改者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才故人不耐無樂耐誤能皆即其誤改之春秋左傳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具五年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侯十年伐戴戴誤載桓二年故封桓叔于

曲沃故誤政六年楚之麃麃誤麃以類命爲象類誤德閔二年從曰撫軍軍誤國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誤涖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姬寘諸宮六日宮誤公公殺其傅杜原款傅誤傅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誤上十五年輅秦伯輅誤輻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且誤國二十五年晉而傅焉傅誤傳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青郤穀可穀誤穀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新誤親東傅于濟傅誤傳三十二年入險而脫入誤人爲從者之淹淹誤流文元年壬使毛伯衛來錫公命錫誤賜享江芊芊誤羋二年廢六關關誤關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誤曰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郤郤誤郟郤來奔郤誤封宣二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弒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鄭鄭誤延適討貳

虐紓誤訏四年秋公如齊秋誤利六年鄫子來朝鄫誤繒晉師在敖鄗之閒師誤帥八年殺諸絳市絳誤終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閒師誤帥十五年吾獲狄土土誤士十六年盟于卷楚卷誤卷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乎誤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弒君夷皐弒誤殺三年晉侯伐鄭及鄭鄭誤延適討貳庳上多內字成二年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侯且辟左右且誤旦七年尋盟牢之盟盟誤蠱十七年楚公子棄師襲舒庸棄誤棄襄十年子蟜曰蟜誤矯今伐其師今誤令十四年士鞅反反誤及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聘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舍所不嗣事于齊者事誤是天子令德天誤夫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卑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天井堙木刊堙誤煙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兵二

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餘免餘復攻齊氏餘誤余二十
八年重邱之盟未可忘也忘誤志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
誤宴文子使召之召誤君慶氏之馬善驚馬誤焉武王有
亂臣十人脫臣字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
聚單公子愬期期誤旗駟帶追之駟誤四昭元年令武猶
是心也令誤今二年齊使上大夫送之送誤逆三年少姜
有寵而死姜誤齊知而復從復誤弗四年恃險與馬馬誤
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誤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誤苦
九年無囿猶可囿誤宥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
誤盧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宗誤宋二
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詢取人于萑苻之澤苻誤符二十
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
士誤氏邊印為大司徒印誤印二十五年季公鳥生昭
誤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堀定元年榮駕鰲駕誤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亦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弒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葬十六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為二
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產馬馬誤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訓
之訓誤順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宜二年以視諸朝視
作示哀十六年北事克則為婢事下有也字其續添者昭
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春秋
公羊傳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名上多不字二年婦人謂嫁
曰歸嫁誤稼三年曷為或言薨脫上或字生母相
見死母相哭母字並誤作母母死六年吾與鄭

人未有成也末誤未卽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載誤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脫一有字隱賢而桓賊也賊
誤賤莊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二年五年求乎陰之
道也陰誤隱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誤刑僖四年南夷與北
狄交誤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圍何圍下多一者字二十六
年乞師者何脫師字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于三十
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伯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
齊何何誤河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耳成十五年成公
幼幼誤憂臧宣叔者相也叔誤公襄十四年邾婁人于戚
脫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三十九年爲其驕蹇爲誤
或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昭九年其
言陳火何脫陳字定元年立煬宮宮誤公四年夷狄也而
憂中國而誤其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弒六年齊國夏
及高張來奔高上多齊字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孔
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隱四年隱公曰否作隱曰吾
否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涅乎蔡乎作于十一年祭仲
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
常月也是月下更有是月二字宣六年此非弒君而何而
作如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篤於禮
而薄於利下於作于成二年得一敗焉爾一作壹襄十二
年春王正月正作三二十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弒三十一
年於是負孝公之周懇天子懇作訴十四年有麏而角者
麏作麕其先誤而後改者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作
月閔元年盍弒之矣使弒子般弒並誤殺僖十三年葬陳

宣公宣誤桓成二年及齊侯戰于鞌侯誤師昭二十五年
慶子免君于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傳也傳誤傳四年弒而代之也代誤伐九
年所俠也俠誤挾莊七年則是雨說也雨誤兩下同僖五年
矢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
戰脫有字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誤作齊侯文二
年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脫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誤作王
子宣八年以譏乎宣也譏誤饑襄元年晉侯使荀罃來聘
罃誤嬰二年三年同三年諸侯始失正矣正誤王六年立異姓
以涖祭祀立上多非字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
郊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茀下同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
諸嬉十七年桓公常有序亡繼絕之功說公字文六年遷
父主境上事事上多之字成五年帥群臣而哭之前作率
後作帥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論語賜也爾愛其
羊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
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冉
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
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
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
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
作耳人潔已以進潔作絜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
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爾雅替廢誤作底底翳也翳
誤翳皇華也誤華皇赫今咺誤烜是刈是濩濩誤穫
木謂之虞木誤本何鼓謂之鞏牛何誤河澤烏壤壤誤蕞

苧麻毋苧誤苧樓棗含樓誤攫梘州木梘誤祝魚尾謂之
丙尾上添之字燕白脰烏烏誤烏楊烏白鷺楊烏誤鸛鳥
鳥醜烏誤烏烏鵲醜烏誤烏麝大麝誤作大麤凡經中二
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經中凡虎字皆缺末筆作虎
旃號鸏饕澎旛旃字皆同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淵
嫻亦作嫻避高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紲作紲
棄作弃勣作勣棄作弃凍棟蘇誫琠琛皆改從云民字
皆缺筆作民氓作甿泯作泯泯泯昏緡瘖暗昏愍蟁皆改從
民氏避太宗諱也亨皆從享避肅宗諱也豫字皆缺筆作豫
避代宗諱也适忕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字皆缺筆
作訟避順宗諱也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也恒字皆
缺筆作恆避穆宗諱也湛字皆缺筆作湛

避敬宗諱也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孝宗諱
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
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孝宗以上則祧廟也
故不諱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經中左
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
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爲朱梁所補刻考之宋
劉從又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
字缺筆其爲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遍讀卽博考也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八終

其爲梁書無疑普人固奉佛者也

隋書二百四十三韓擒虎傳子世南

李百藥北齊書五十一文苑傳

宗而高明之士亦不能不惑於其說

蜀基文宗輔嗣弼不足擊爻辭天子乘六龍以御天

蜀基文宗輔嗣弼不足擊爻辭天子謂自庶至諸侯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三

後蜀石經

易十卷畧例一卷　書十三卷　詩二十卷　周禮十二卷
儀禮十七卷　禮記二十卷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公羊傳十二卷　穀梁傳十二卷　論語十卷　孝經
一卷　爾雅三卷

俱佚

吾陶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
取易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

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

張俞曰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爲事凡草創制度多襲唐軌紹漢學遂勒石書九經

席益記畧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眹作周公禮殿於石室東圖畫邃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眹始收始嘗增易之今壁開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唐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爲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益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僞蜀

晁公武曰石經周易并畧例十一卷曹宏父石刻鋪叙作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畧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畧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尚書十三卷偽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缺其畫亦缺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十、夢字盤庚若網在綱皆作綱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因改正以綱爲綱未知孰是毛詩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刊石周禮十二卷偽蜀孫朋吉書以監本是正其註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禮記二

[illegible]偽蜀張紹文書不載年月同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illegible]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註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爲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左氏傳三十卷不題所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按文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公羊傳十二卷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註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穀梁傳十二卷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缺唐及偽蜀諱而缺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乎論語十卷偽蜀張德釗書缺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鶉本不同者此也　又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閒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毋郤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洋宋其書亦必爲蜀刻斯太穆然蜀可謂盛矣

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已能盡用八年其石千數昭裔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閒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讐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璹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三十一科石刻鋪敘二十二穀梁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一十三科石刻鋪叙作二十三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二百二科迹其文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尚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將必有考而正之者

趙希弁曰石經周易十卷經注六萬六千六百四字石刻鋪叙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十百九十二字將仕郎守國子助教臣楊

尚明義尚書國子毛詩博士臣孫逢吉書論語十卷經注共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石刻鋪叙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一千二百六十八字將仕郎試祕書郎臣周德貞書鐫玉冊官陳德超鐫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石刻鋪叙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共十四萬六千八百一十二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周禮十二卷經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三字石刻鋪叙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書儀禮十七卷經注一十六萬五百七十三字石刻鋪叙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一字共十二萬六百九十三字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禮記二十卷經注一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字石刻鋪叙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共二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四字卷首題曰御刪定禮記月令第一集賢院學士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修國

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奉勅注曲禮爲第二蓋唐明皇
刪定之本也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春秋經
傳集解三十卷經注并序三十四萬五千八百四十四
石刻鋪叙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
六十五字注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共十四萬五千
八百四十四字不題所書人姓氏公羊傳十二卷經注一十三萬
一千五百一十四字石刻鋪叙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
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二字共十二萬一千七百七十六
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穀梁傳十二卷經注八萬一千
七百一十四字石刻鋪叙序三百七十二字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字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張德剣書頃川郡陳德謙字不題所書人姓氏石刻鋪叙簡州平泉縣令張德剣書但題潁川郡陳德謙字爾雅三卷石刻鋪叙將仕郎前守簡州平泉縣令賜緋魚袋張德剣書武令昇鐫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以上石室十三經蓋孟昶時所鐫故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惟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又書將仕郎試國子四門助教州學講說何維翰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州學說書黃棗儒林郎試祕書省校書郎守華陽縣尉州學勾當王尚喆朝奉郎祕書省著作佐郎簽署節度判官廳公事武騎尉管勾州學華參奉直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軍州兼管內橋道勸農事及提

舉渠堰騎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解程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夀州兼管内勸農事及提舉渠堰輕車都尉借緋提舉州學聶世卿提點益州路諸州軍刑獄兼本路勸農提舉渠堰公事朝奉郎尚書比部員外郎護軍借紫孫長卿益州路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兼本路勸農使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曹穎叔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軍州事兼管内橋道勸農使充益利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轄提舉益利路諸州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騎都尉京兆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賜紫金魚袋田況

曾宏父曰古文尚書三冊三卷益唐天寶末廢古書前傳

[illegible]及郡名大抵皆天寶以道正仲淳家所藏豐益年[illegible]

成鏤板乾道六年庚寅帥晁公武取以入石教官張大昭

等監刊　又曰益郡石經肇於孟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鏤孟子遵判彭慥繼其成凡十卷乾道六年庚寅晁公武又鏤古文尚書暨諸經考略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鏤字體清謹有正觀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證虞世南相繼爲祕書監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是以自經傳

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頁蜀中又以翻刻入石黃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況今又六百年後耶

王應麟曰僞蜀相毋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官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鼎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張栻又校注文同異爲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又曰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唐之澤深矣

陶宗儀曰張德剛孫逢吉張紹文周德貞孫朋吉五人皆善書後蜀廣政七年被選以右僕射毋昭裔所校勘定孝經論語爾雅毛詩禮記禮樂月令周禮儀禮禮記各一部刻石蜀學宮又德貞入石銜名博士紹文德貞厥後

俱祕書省祕書郎

楊慎曰五代僭僞諸君惟吳蜀二主有文學然李昇不過作小詞工畫竹而已孟昶乃能表章六經立石成都洵有功於經學矣　又云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景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尤善朱子論語注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

吳任臣曰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古寫周禮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貞寫尚書簡州平泉令張德釗寫爾雅字皆精謹

按宋乾德三年收蜀送降款者通奏使伊審徵也

草降表者翰林學士李昊也自昊以下從降者三十二人入除目者二十六人載句延慶續錦里耆舊傳而昭裔紹文朋吉逢吉德貞德釗皆不與焉

宋國子監石經　七十五卷　佚

江休復曰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王應麟曰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　又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賜銀幣　又曰淳祐二年正月孝宗御國子監觀石經至敘曰淳祐二年正月國子監丞臣謝諤國子監主簿臣錢時等言臣等竊惟六經之文自漢儒傳授各守專門師法既分傳寫多誤唐文宗時鄭覃等始奏刻石經於國學以正其訛然歷年既久字復漫滅臣等謹以監本參校重加刊正其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誥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友直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又曰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誥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眞篆二體　又曰嘉祐三年五月王洙薦大理丞楊南仲石經有勞賜出身六年二月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不願仕賜以銀絹五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葉適曰瑞安沈彬老北游程氏師生聞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時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後世孫體仁閣以皮焉名曰深明

朱翌曰本朝石經胡恢所書

顧起元曰胡恢金陵人博物强記善篆隸藏否人物坐法失官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恢獻詩自達魏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推官而卒

按宋史藝文志又有楊南仲石刻三體孝經一卷

陳頎曰開封宋建都處予署府庠事見諸碑刻多宋時太學中石經皆磨滅破碎罕有完者周視齋廡見石礎俱斷

按宋大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令則沈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

佚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能辨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

筆於其閒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燬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礱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隧刻於一二故家雖閒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畫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鄱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

此卷總名測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以無可疑若夫

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亦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亡爾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雍兩姓譜胡元質字長文長洲人官至敷文閣學士

宋洪氏适重刻漢石經

佚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兩處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瑳然之喜

吾邱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眞古碑今亡矣

按蓬萊閣重刻石經詳見漢石經下

蘇氏望重刻魏三體石經遺字

佚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洛陽者皇祐癸巳蘇望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經義考卷二百八十九終

孫　稻孫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四

宋太學御書石經

闕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達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皐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閣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內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監秦燔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內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李心傳中興繫年錄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潘畤以光堯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之西以光堯石經之閣奉安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陳騤中興館閣錄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閱御書左氏春秋
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楊英周執羔祕書郎張漢
彥校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字洪遵吳芾各
進詩一首六月恭閱御書周易少監姜師仲祕書丞嚴抑
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衛各十首校書郎陳誠
之二首正字洪遵吳芾洪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
正月恭閱御書尚書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張闡著作
佐郎錢周材趙衛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首
十月恭閱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
部員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
材一首趙衛二首校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首十
佐郎王明清揮麈餘話卷二紹興中御書春秋左氏傳校書郎
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
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
馬於世紛萬殊洎乎無一嗜翫惟翰墨棁域天縱神與不
舍食息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
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
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徧以石本俊錫方
夏光天之內羣戴其書
曾宏父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御翰
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仝帙又節禮記
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按此則紹興石經禮記未曾全寫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爲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今亘古未之前聞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

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

陳基西湖書院記曰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德祐

內附學廢今爲肅政廉訪司治所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不愈遊畋聲樂乎洽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伽造塔行宮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而止後因改學爲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

人莫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觀之慨歎延以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折若干一一補輳共得經碑百片舁置殿後及兩廡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磻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年復製宣聖泊顏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并李伯時舊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板藏貢餘謂遷贊訓及翰苑諸儒板藏貢餘謂遷贊訓及翰苑諸儒

元西僧楊璉真伽遷贊訓及翰苑諸儒板藏貢餘謂遷贊訓及翰苑諸儒板藏貢餘謂遷贊訓及翰苑諸儒板藏貢餘謂

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
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
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
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
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憂託諸貞石以壽於
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
經實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
棄至此凡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
君復仇撥亂懿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強記繼體守文有足
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錄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變士
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知已古書
家李新鍾繇維舟道君子猶取其長歟漢以降幾碑裂石
至一宮觀一濟圖之微也寶之如金玉況文教所關
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
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
漫不一往往爲都民鑪鑿以至磨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
急民磨碑石以供之經此二厄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
郡庠保全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而郡學之遷其設
心行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
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爲亦固有
不暇爲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爲務關風教留君志
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通判喬君故一
指畫之閒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可書而謂後之人有
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

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眞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爲塔址爲路官申屠致遠所過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當時搨本又可多得謹庵跋云此石經殘缺不易得況紙墨生好者猶是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眞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爲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爲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開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爲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

州府學之廡

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眞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爲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屠臺焉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爲墨莊

按南宋太學石經碑爲元僧楊璉眞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吳公訥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之崇禎甲申後廊圮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東壁南有理宗御製

宋吳郡石刻御書六經

佚

范成大吳郡志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閣舊址爲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爲郡庠壯觀洪邁爲記

洪邁記略曰蘇爲吳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曮始改建學宮庋置石經於大成殿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即舊址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高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刊表樂石以誌不朽

楊氏甲 六經圖碑

佚

王象之曰六經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著也

金太學石經

佚

王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荒煙草棘中日就摧圮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誌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并其摹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爲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矣以金人之卤猛宜不知經爲何如物而能樹立如此亦可嘉也

按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石鼓同也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佚

李師聖記曰宇宙之爲宇宙造化之爲造化皆一實理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方策具在迨我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蘊奧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爲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摶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蜀何哉惟宋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薛氏之所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剥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未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爲已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絶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精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知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嘗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又嘗謂侍臣曰孔子之道三綱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眞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爲業雕蟲者磔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爲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振衣灑掃室堂澡濯器用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穢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僞而爲蠹於中邪苟爲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已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茲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蓋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終

陶宗儀曰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振祖覆刻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刊石五

宋高宗御書乾卦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高宗書乾卦并羣臣書諸卦繫辭泰梓刻在溧陽

唐蕪湖縣篆書易謙卦

存

陶宗儀曰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

曹昭格古要論曰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字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楊慎曰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搆別體乃以講代謙按說文講多言也从言冉聲地名有講邨縣汝閩切謙敬也苦兼切音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乏衒奇徒以此學人所罕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爲識者所勘邪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曰唐謙卦篆刻李陽冰書大小三種在蕪湖民家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載之

宋臨安府磨崖家人卦

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亹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能彷彿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置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憾者也

葉紹翁曰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司馬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

周密武林舊事曰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齋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後人於石傍刊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

吳自牧夢粱錄曰南屏山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如屏幛可愛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刻之石見存其跡矣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曰杭州邵皇親墳吳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溫公篆家人卦道勁可觀

按篆書家人卦今在淨慈寺之西歲在辛丑予與同里曹侍郎秋嶽山行見之其旁題名尚多惜未克摹搨卦後書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一段又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一段泗水潛夫謂非涑水書然以宋鑑證之似屬公所書矣

曹學佺曰休陽縣治古城淳熙中縣令鄒補之磨崖隸兌卦本文于山上因名兌卦峰

朱子熹石刻易繫辭

未見

王佐續格古要論曰朱子書易繫辭自易有太極至易逆數也末有朱熹書蔡元定刊字正統二年舊刻漫滅知府周鼎重刊

程敏政書後曰右晦菴先生書繫辭易有太極以下百十有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眞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鐫梓惓惓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此乃聖人微言經世啓蒙所從出而西山

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學者豈可自安於凡近而不沈心於此哉

宋昌州石刻六十四卦象碑

佚

王象之輿地碑目曰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縣

宋道州石刻太極圖

未見

曹昭曰周子太極圖說石刻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一在道州

明凌雲山石刻易圖

五篇

未見

杜應芳續全蜀藝文志曰嘉州凌雲山注易洞天事安倍讀易於此知州梅羹題額陳嘉言作序銘衮子讓刻注易五碑一圖龍馬象河洛數羲文卦序二圖卦位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父母四圖外循環內變通渾天六位卦納甲五圖圓倍乘方因重及卦氣運世配方司化洞正方可坐數十人

按安佑四川嘉定州人弘治壬戌進士

張氏奐古文尚書石刻

佚

晁公武曰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進或作延士張奐倣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奥巙之類學者可不知

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傳之人閒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盛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全不合古

明太僕寺石刻同命

一篇

存

王世貞跋曰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爲中大夫要之非甚貴侈也乃穆王於同而特命之至媲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寮毋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詞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藏耳其於攻執無和禁厲驅馳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後心啓而七萃之士高奔戎辇應之八駿之迹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同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刪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按同命石刻在太僕寺廨吳人周天球所書勒石在萬歷甲戌四月

石刻魯頌駉篇

四章

未見

魏正始石經大學僞本

一卷

存

許孚遠曰余觀石經大學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忽有
此本多出好事者爲之也
毛奇齡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係唐開成閒所鏤石雖非
漢熹平蔡邕舊跡然與鄭注禮記原文竝無異同至明嘉
靖閒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文但
有變篆不分章節增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刪此謂知本此
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一十八字其時海鹽鄭
端簡曉從同邑許黃門相鄉宅得其書極爲表章其言曰
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爲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
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
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
經書八分書之書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始筆誤是
石之書其云於石證在漢碑宋之西則魏正始中原有五
詩無衛覬名衛覬者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傳謂覬當以
太和三年死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方五歲斷不能同時
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頌周禮禮記則禮記之
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至
萬歷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遽疏請
頒布學官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
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徽與其師杜
子春俱受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閒歸祕府五家
之儒皆不可得見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官中
祕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餘言爲學者所宗於時
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

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但受春秋爲春秋五家說并周官傳竝不受禮記爲禮記傳義此皆偕逵傳舊文影射立說如周禮出巖屋閒即周官也五家之儒即春秋五家也其爲傳義詁即春秋之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爲何家周禮何禮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閒受春秋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行之事此眞囈語也又其言曰若注疏大學則東漢鄭玄受之摯恂馬融而傳自小戴聖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奮本之高堂生是爲高堂古文當時以非祕府藏不得與錄夫禮記出自高堂固自可

士而小戴所傳當時已著爲經行者

焉

毛先舒曰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正和中石搨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所習朱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學三書以駁其僞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古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爲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爲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

謂舊原有之爲唐斗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從賈逵定以爲是子思之書道生并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夫通爲一章碎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爲德章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而醒蓋未免自相矛盾爲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爲狂生者也

南京國子監石刻大學

未見

安世鳳墨林快事曰樗寮子書大學首簡祭酒程公刻之南雍之東序

佚

陸龜蒙曰貞元中韓晉公嘗進春秋通例刻之於石王象之曰韓晉公春秋通例石刻今在潤州文宣王廟

唐石臺孝經

四卷

存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斗宗探宣尼之旨爲聖理之闡爰索隱以鉤深或詞約而意遠然後勒脣旨於他山之石樹崇臺爲儒林之苑天文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濳帝典金清誼雖刑于子道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風俗可移於孝理懸之於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
倬爾孤標介然守正金字累累以條貫銀鉤歷歷而交映
故嚮之者修睦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
之景行至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
而理道可敦故政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
作比屋允覽覽君君臣臣之閒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
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
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千子之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
被無疆所以播弘傳爲不朽理著睿哲發明天彝而彰昭

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蓋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爾韋斌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爲林甫所蠱媢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趙崡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爲首鑿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

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爲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

臣名字字末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

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禎曰天寶四載唐玄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

顧炎武曰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

天寶四載九月一日御書其下小字石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

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

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

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

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

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

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經序注俱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

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閒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

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

二人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御注孝經雙石幢記

趙明誠曰在莫州唐楊諫撰劉景廉八分書開元二十二

年十二月

宋石刻草書孝經

一卷

佚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贊碑陰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此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眞草相閒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今存經火不全

湖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常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毘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

州學御書閣
句氏中正石刻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眞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於祕閣

虞淳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楊氏南仲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佚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爲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爲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眞祖禹又爲之說亦云古文庶得其正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

李氏師德石刻孝經

一卷

佚

師德序曰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閒矣事之本末見吳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不降造及長而孤惸然一身思願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爲大行爲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每一念之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於子孫非止鞠之育之衣之食之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恐然慮其有所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諄復戒之斂之不能已者誠以愛之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該人情之所不足也師德雖不敏上焉既不得竭力於其親不思敬慤之德於後之世豈敢自棄若不疑人之有言之也謙金溪王

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爲最竊願摸之堅石一植之於先壠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慄於聲迹曖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叙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託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勵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孫子知吾愛之至亦庶幾不肖之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岸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叙元祐元年三月初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旦吳江志曰孝經石刻舊在縣庠景泰中尚存然則李師德蓋吳江人也

徐師曾吳江志曰吳江縣學宋大中祥符始作元祐中乃竟邑人李師德刻孝經於石樹其中自為序

亡名氏石刻孝經

未見

曹昭曰吉安府學有眞楷小字孝經今不完不知何人書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一卷

存

按萬歷閱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在雍令尚存

十四卷

佚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顧為類不可勝計

趙希弁曰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師德蓋吳江人也

徐師曾吳江縣志

今逸

朱彝尊曰孟子十四卷不題撰者于庶幾不題作者

盖漢人不題撰人之例

唐太宗貞觀中詔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多所改正頒行天下

師古遂刪其繁冗頗有所益

然學官云爾相承已久經師各異

孔穎達等奉詔撰五經正義無孟子疏

宋興因之

真宗咸平二年詔邢昺等校定

景德四年昺等上之

仁宗嘉祐二年詔國子監校正

熙寧四年頒王安石新義

元豐四年頒新義於學官

崇寧三年蔡京請頒王安石字說

大觀元年罷

政和三年復頒

宣和四年罷

高宗紹興十三年復頒

十四年罷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壁

唐太學壁經

佚

封演曰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據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

通鑑注大歷中張參為司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

壁

按唐舒元輿問國學記云元輿欲觀禮於太學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朱門門闥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廈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云云會要通典諸書不詳論堂之制後學不知疑論堂為講堂之誤故具疏之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勅覆定九經字體令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準

冊府元龜鄭餘慶以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元和十三年十一月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奏請率文武俸祿修葺國子監十四年十二月修廟并繕寫石經畢進二十一史以充國子監造先師及廟并繕寫石經畢進二十一史以充國子監

曰開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張參五經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依字書商較是非取其適中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謬誤勅旨依奏

劉禹錫記曰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蠹漶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上言遠賜千萬時祭酒齊暠實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

堅本召墉而比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闌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跡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授日遜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既成校讎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詩金石刻以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執規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厥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兄瞽宗之事得以闕決故書之以移史官豈附於

瀛州齊氏鯨京兆府司錄參軍而不言其官祭酒昌黎韓子集有送齊鯨下第序文稱高陽齊生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生所云名相者映也王定保摭言載隴西李舟與映書稱三十三官足下韋公肅舊史無傳新書入之儒學諸臣之列表云是逍遥公房元和初太常博士兼修撰

王履貞賦云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庠儒之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詁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敷學既闡廓宇斯分飾素壁而照月構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鶴之羣貞八索起三墳採

典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繽紛稽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
眞背僞俾四海之同文於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
之互缺亦魚魯之相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
茲金簡規程邈之隸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
鍾張之藝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端粲
爾其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既
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
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絕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
戈爲武反正爲文將爲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
露懸鍼鶴頭蚊足酌前後之模楷爲後來之軌躅瞻彼垣
墻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
[illegible]光我廟廟異彼舟書示人簡冊[illegible]

文明於天下宣遠域而來庭

按是賦載文苑英華當日試官以六經典法刊正
文字爲韻篇中既有俾四海之同文句不應後復
轉入文韻且法韻在乏部韻雖險亦無止押一字
之理然則反正爲文句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有
闕文刊本失去也

郭忠恕曰五經文字以屯陟倫切卦之屯音豚其濫讀有如
此者又五經字書不分校校張氏皆从木非也　又曰驗
張司業云久訛而不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

錢易南部新書曰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
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按此正張參爲司業時事

釋贊寧續高僧傳大歷中勅定四分律疏建中改元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勅僧圓照依國子學大歷新定字樣抄寫進

程大昌曰知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知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堊帝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張參輩於五經文字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緊經史其故何也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鑿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歷中名儒張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攷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年爲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

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鏤石也

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世者遂疑不能決攷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年爲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

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爲名儒參所書壁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鑑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廟異彼丹青其推詡之至矣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安以參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爲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錄云上自周穆土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錄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椅據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來能如說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末有開雕者矣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鏤板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

選可減等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
奏在雕印板九經內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
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年六
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
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
子監祭酒尹拙等稱準勅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
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勅經典釋文
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委
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於
朝官內別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
注蓋緣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悞馬縞以下皆是碩儒各
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
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
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
同列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爲印板流
布天下後進賴之　廣順三年六月田敏獻印板九經五
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
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遼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
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
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
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

亦於國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別有刊立常見类
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
雕摹流行深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校
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刊正援引證據聯爲篇卷
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廚錢及諸司公用錢又
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并賜司
業趙鉼襲衣繒綵　樊倫爲國子司業太祖廣順末尚書
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而儒官數多是
非倫掇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
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
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正義曰按五代史國子監刻雕板經籍奏勅敏與判監
李詡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
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等三人詳校邵世隆
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
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
禮記則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
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咸平元年正月劉可名上言諸經
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
月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
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三年二月
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
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

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備矣景德二年五月幸國子監歷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曰非四方無事何以臻此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又詔褒之九月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羣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討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刊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刊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皆

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

又李至傳雍熙中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閒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謬真宗命擢官詳正

又邢昺傳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板幾

何昱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葢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又趙安仁傳國子監刊五經正義板以安仁善楷隸遂奏留書之

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勳於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

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諸儒引以爲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勅經籍訛舛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以語維維不能對

孔平仲曰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摸印之法人以藏

國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江少虞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

法用濕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爲一印一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銀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載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爲子群從所得至今保藏之

洪邁曰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嘆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

王明清曰毋邱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閒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爲宰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爲最明清家有鍔書五經印本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宋有到建陽販書籍上自六經下及四方書無

朱翌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閒所有經史以鏤板爲正

戴埴曰今之刊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閱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刊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刊本無所不備嘉定閒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毀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岳珂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爲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畧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歲久磨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蓋京師胄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昔議者謂大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

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爲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閒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石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爲異同柯山毛居正詆艾以其父晁所增注禮部韻乾淳閒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攬精擇辛巳春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詖艾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詖艾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爲意矣予每惜之誓欲修刊有所攷證余世所傳嘉善謝氏藏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余本閒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藏　唐石刻本　晉天福銅板本　京師大字舊本　紹興初監本　監中見行本　蜀大字舊本　蜀學重刊大字本　中字本　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　潭州舊本　撫州舊本　建大字本俗謂無比九經　俞紹卿家本　又中字凡四本　婺州舊本　并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　又以越中舊本注疏　建本有音釋注疏　蜀注疏　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爲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也

李心傳曰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爲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爲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爲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許郡學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令士大夫仕於朝者率帶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於監云

李燾曰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訂至五代宦始用墨版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使學者不惑不則然墨版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修本可以

勘驗矣

祝穆曰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産書號爲圖書之府

洪咨夔曰前代書皆楮素傳抄至五季始有六經墨板今則靡書不板矣

羅璧曰蔡氏有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爲隸竹簡變而爲縑素縑素變而爲紙紙變而爲摹印摹印便而書反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爲常與器物等藏之者秖觀美而已予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摸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聯粘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

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本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乃盡弛此禁然則士生于後世者何其幸也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尚書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宋鑑紹興五年二月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版不論經史子集小說異

庫祕閣書庫經庫西廊祕閣書庫印板書庫編修會要所北爲印書作　又曰祕閣書庫儲藏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冊

中興館閣續錄淳熙十三年九月祕書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爲重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爲官書然所在各自板行與祕府初不相關則未必其書非祕府之所遺者也乞詔諸路監司郡守各以本路本郡書目解發至祕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書目點對如見得有未收之書即移文本處取索印本庶廣祕府之儲以增文治之盛有旨令祕書省將未收書籍徑自關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潛說友曰書板庫在著庭之右

高麗史文宗十年八月西京留守報京內進士明經等諸業舉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祕閣所藏九經論語孝經置於諸學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十二年四月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版詔置祕閣肅宗六年三月制以祕書省經籍板本委積損毀命置書籍鋪於國子監移藏之以廣摹印

按高麗史所稱文宗仁孝王徽也肅宗明孝王顯也文宗以宋仁宗慶歷七年立肅宗以哲宗紹聖元年立

二年立

元史太宗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編

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十二年九月擴河東設西京經籍板刻至京師二十七年三月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吳澂曰古之書在方冊其編袠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經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可謂難矣自紙代方冊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無傳錄之勤也鋟板肇於五季筆工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三百年閒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祕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

虞集曰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世家濟寧之鉅野去闕里二百里而近頻遊孔林先是六經板本中原絕

少學者皆自抄寫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閭里無專本君大父謙齋翁諱從原欲刻梓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君從事江右憲幕辟湔闔掾製錦海濱秩滿少閒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版加厚字加大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模印以應四方之求焉

吾邱衍曰刋書板始於周邦彥謂之倚書牀見周美成文集

趙希鵠曰鏤板之地有三吳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謝應蘭曰古者毫楮未興書用刀筆故六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無誤然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毫楮既作書道乃備轉相傳寫譌謬滋多至近代板刻之誤人有不敢遽易者況俗徒規利至有節去其辭章斷句裂以誤學者正復不少然板本既行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矣

楊守陳曰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閒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

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梨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傳寫易易甚矣

陸容曰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手自抄錄聞五經印板自馮道始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板惟國子監有之觀宋濳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閒書籍印板尚未廣今各處書板日增月益動刊無益詩文攷元時詔書籍必經中書省看議過事下有司方敢刻印想當時無擅刻者此法甚好

郎瑛曰印板在唐時少有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然板本最易得未免差訛宋時試策以爲井卦何以無象正坐閩本失落耳蓋閩俗專事取利書坊村夫遇各省所刻書價

會勢也今爲利而使古書不全爲斯文計者寧可不深慮之乎

南雍志洪武十五年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實錄永樂二年二月乙未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太學志弘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言國子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隘陋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板朽壞日甚所損匪細乞改爲東西書樓上以爲度置之所下以爲印造之局不惟經籍之奉安極其高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如此則歷代緊要書板不致朽壞散漫矣　嘉靖十五年祭酒呂柟上言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

爲之圖解乞勑部重刊印裝一二百部以便諸生肄業從之

南雍續志萬歷二年祭酒張位上疏謂辟雍乃圖書之府故自昔辨譌證謬必以祕書及監本爲徵今監有十七史而十經注疏久無善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　西庫見存

四書集注板四百五十一面易經傳義板五百一十三面詩經集注板三百四十二面書經集說板七百一十八面東庫四傳板八百九十三面禮記集說板七百一十六片又大字書傳二百五十五片書傳二百五十五片大學集義二百三片

按喪禮自許敬宗等刪去國恤先儒論議之存於今者僅杜氏通典所載餘皆散佚無稽國子監舊存一千三百餘版未知何代何人之書惜乎今亦亡矣

楊慎曰孟蜀後主崇尚六經恐石經本傳流不廣乃易爲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於蜀也

善

胡應麟曰葉少蘊云世言雕本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

片孟子二百片孟子集注六十片孟子節文五十六片孟子集義數闕中庸七十八片中庸集義二百八十二片大學集義二百三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五經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鬻字書
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錄云
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
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
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子淵河汾燕閒錄云隋文
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勑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
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
馮道毋昭裔也第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庶文皇何
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
鈔書何耶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
然未及槧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

書經五代馮道亦在蒙倣雕板吾鄉毋昭裔是又仿蜀人
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寖知鈔錄楮墨之功簡
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
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爲
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
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溯
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
後亦未爲不厚幸也
顧起元曰宋史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沈括
夢溪筆談以爲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是後唐時事柳玭訓
序又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則印板非始於
五代矣意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

則群集皆有之也

秦鏷曰刊板昉於五代至宋咸平始頒州縣較漢唐石經傳布廣矣

徐學聚曰嘉靖五年時建陽書坊刊本盛行字多訛舛巡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鋭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侍讀汪佃行詔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終

乡孫林嘉覆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著錄

漢書藝文志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樂古家百六十五篇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爾雅附孟子十一篇

按班固漢書依七略作藝文志誠良史用心而史家體例之不可少者也其後惟表山松撰後漢書亦有藝文志顧不傳他若晉有荀勗中經簿元帝書目義熙祕閣目宋有殷淳四部主僉七志齊有永明祕閣新錄梁有文德殿尚書閣華林園諸書目任昉所部劉孝標所按殷鈞祖暅阮孝緒所撰名錄乃自晉以下國史皆無述焉至隋書始勒成經籍志附著七錄之目於下經典藉是略存而劉知幾反訕之謂騁其繁富凡撰志者宜除此篇抑何見之褊乎

梁阮孝緒七錄序略曰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遺文隱逐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劉向校書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略有六藝略今以六藝之稱不足標牓經且改爲經典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易部五百九十卷尚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卷禮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百四十四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注者爾雅一十七卷內見於隋志石經四十二卷統計四千七百一十卷又術伎錄緯讖部二百五十四卷

按阮氏七錄其書久亡僅附見於隋經籍志注闕焉不詳唐終南山釋道宣撰廣弘明集特載其序

目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也今節錄之

隋書經籍志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宋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處士阮孝緒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隋平陳以後經籍漸備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唐武德元年克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漸濡殘缺今考見存分爲四部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計七書合九十四卷書二百一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計七書合三十一部二千一百一十一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六卷通計七書合五十九部一千一百一十四卷孝經十八部六十二卷通計七書合三十一部一百三十二卷論語爾雅五經六經七十三部七百八十一卷通計七書合一百一十一部一千一百一十二

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易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書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詩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三卷、禮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樂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三卷、春秋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孝經一十八部、六十三卷、論語并五經異義七十二部、七百六十卷、一曰甲爲經、經庫書白牙軸黃帶紅牙籤、韋述以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時、集賢院經庫凡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卷、用白牙木書軸赤黃暈帶黃牙錦花織

車駕發京時、集賢院四庫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二十四年十月、車駕從東都還京、勅百司從官、皆令減省、集賢書籍、三分留一、貯在東都、至天寶三載六月、四庫更造見在庫書目、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量、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令宗晉卿、宗高宗先代舊書、當今宮人主掌、所有殘闕、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卿試爲朕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繕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九年十一月、殷踐猷、王惔、韋述、余欽、毋煚、劉彥貞、王灣、劉仲等、重修

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沖奏上之自後毋煚又畧爲四十卷名爲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舊籍七散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喪屢以爲言詔令祕閣搜訪遺文日令添寫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廣明初黃巢再陷兩京曩時遺籍無存昭宗即位祕書省奏曰常省元掌四部御書共七萬餘卷廣明之亂一時散失省司購募尚及二萬餘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萬八千卷竊知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收在本軍望付當省校其殘缺漸令補輯從之及遷都洛陽又喪其半今錄開元四部諸書以表藝文之盛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爲經其

二曰小學凡經錄十二家五百七十五部六千二百四十一卷易七十八部凡六百七十三卷尚書二十九部凡二百七十二卷詩三十部凡三百十三卷禮一百四部凡一千九百四十五卷樂二十九部凡一百九十五卷春秋一百二部凡一千一百八十四卷孝經論語六十三部凡三百八十七卷經緯七經雜解三十六部凡四百七十四卷小學一百五部凡七百九十七卷又儒家類孟子四部三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今著於篇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易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十二家三百二十九卷

書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不著錄四家二十卷詩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三家三十三卷禮六十九家四百三卷孝經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頭白著錄六家一十三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一家一十七卷論語二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三家不著錄二家十二卷識緯二家九部八十四卷經解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六十一卷失姓名一家不著錄一百二十七卷小學六十九家一百三部七百二十一卷失姓名二十三家二千四十五卷又儒家類孟子

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眞宗易二十七部二百四十卷書十一部一百三十九卷孝經六部十卷經解十一部二百一十一卷禮四十一部二百五十六卷樂一部二卷詩一部一卷春秋一十二部一百一十卷孝經一部一卷論語一部一卷孟子一部一卷五經一部一卷七經一部一卷九經一部一卷十經一部一卷十一經一部一卷十二經一部一卷十三經一部一卷小學一部一卷

御制注書禮四部二十一卷孝經六部十卷經解十一部二百一十一卷禮四十一部二百五十六卷樂一部二卷詩一部一卷春秋一十二部一百一十卷孝經一部一卷論語一部一卷孟子一部一卷五經一部一卷七經一部一卷九經一部一卷十經一部一卷十一經一部一卷十二經一部一卷十三經一部一卷小學一部一卷

百三十九卷孝經六部十卷經解十一部二百一十一卷禮四十一部二百五十六卷樂一部二卷詩一部一卷春秋一十二部一百一十卷孝經一部一卷論語一部一卷孟子一部一卷五經一部一卷七經一部一卷九經一部一卷十經一部一卷十一經一部一卷十二經一部一卷十三經一部一卷小學一部一卷

五家一百七十一卷識緯四部三十二卷小學六十七部六百八卷

孫逢吉曰龍圖閣藏太宗御書閣之四壁設五經圖其下立六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

按岳珂愧郯錄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孫逢吉職官分紀同

李燾曰龍圖經典閣為卷三千七百六十二

按林駉源流至論載龍圖閣經典卷帙與李燾長編同

長編景祐元年閏六月辛酉命翰林院學士張觀知制誥

李淑宋祁編三館祕閣書目仍命判館閣盛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視之　慶歷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學士王堯臣等上新修崇文總目六十卷先是景祐初以三館祕閣所藏書其間亦有謬濫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總目至是上之所藏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

崇文總目易一十八部一百七十一卷書七部八十一卷詩八部一百一十五卷禮三十三部一千九十七卷樂四十八部一百八十一卷春秋三十三部三百九十六卷孝經五部九卷論語一十三部二百一十卷小學二十八部二百卷

安崇文總目當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說凡一書之

解題等編咸取法於此故雖書有亡失而後之學者覽其目錄猶可想見全書之本末焉乃夾漈鄭氏持論謂崇文目錄每書之下必著說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爲之說又何用一一強爲之說使人意怠於是紹興中改定此書僅存六十六卷之目悉去論說書之散佚者學者遂無由知撰述之本旨矣幸而尚存其概者則鄱陽馬氏之功也

宋兩朝志仁宗英宗易十一部七十三卷書二部一十三卷詩一部一卷禮三部五十二卷內一部儀注春秋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論語二部二十卷孝經一部一卷經解二家七十九卷小學二十部六百四十二卷

宋四朝志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易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書一十二部二百一十八卷禮二十五部三百二十八卷詩二十一部三百六十七卷内一部儀注春秋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孝經六部五十六卷論語十三部七十八卷孟子九家九十二卷孝經解四家一百九十五卷小學二十二部二百七十七卷

宋中興志易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書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詩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三百一十二卷小學一百三十八家一百五十五部一千一百一十三卷孝經一十四卷論語九十九卷

宋史藝文志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次神哲徽欽四朝三朝所錄則兩朝不復登載而錄其所未有者四朝於兩朝亦然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者前後部帙有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爲一志易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不著錄十三部一百二卷書八十部八百四十四卷詩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二十卷不著錄十九部一百八十六卷書六十部八百一十四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部五百九十八卷詩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春秋二百四
十六部一千三百三十三卷又外傳九部一百三十二卷
孝經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論語六十五部四百八十
二卷爾雅二十四部一百三卷經解五十八部七百四十
四卷周官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儀禮十五部一百一
十八卷喪服傳八十八部三百四十七卷禮記四十九部
八百一十八卷月令十七部五十六卷三禮及圖十六部
三百九十卷參同契十九部三十一卷孟子九部五十卷

按夾漈鄭氏疑詩序之非古而所輯六藝略反信僞三墳書爲眞未免多學而寡識也

馬端臨經籍考易一百七家一千七十六卷書四十四家

錄十四部二百四十五卷禮一百十三部一千三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六部四百六十九卷春秋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三部四百八十八卷孝經二十六部三十三部五百七十九卷不著錄六部二論語七十二卷不著錄八部經解五十八部七百五十三卷不著錄九部一百四十六卷爾雅十三部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六卷

孟子三十部三百一十四卷

柯維騏宋史新編藝文志易二百三十一部一千八百四卷書七十三部一千一十五卷詩一百部一千三百三十四卷禮一百三十三部二千卷春秋二百六十三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不著錄二十三孝經二十八部四十二部四百六十二卷論語八十二部六百五十一卷孟子二十八部三百九卷爾雅九部五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五百五十卷詩三十五家四百八十九卷禮六十一家一千八十四卷春秋九十六家一千五百二十八卷孝經十四家十八卷論語四十三家四百二十八卷孟子二十七家二百七十一卷爾雅十一家七十六卷

元祕書志至正二年五月簿錄在庫書先次送庫經六部一百一十三册後次發下經書二百四十四部二千一百四十五册續發下經一百六十六部一千九百四十六册

按元祕書志十一卷至正二年著作郎王士點著作佐郎商企翁同編統計經類四百一十六部四千三百四十册而史子集不與焉元之儲藏富矣惜不分著其目而洪武初修元史命呂復歐陽佑等採集秘書監所藏當時若一網取到諸書其在秘書監藏之數則諸書具在以撰藝文志庶幾其備元史當時若一網取到諸書其在秘書監藏之數則諸書具在以撰藝文

明文淵閣書目易七百六册書二百八十二册詩三百八十八册春秋一千一百四十一册禮一千四百二十九册經解二百七十四册四書八百五十册

按古書著錄未有不詳其篇卷及撰人姓氏者故其卷帙寧詳無略殷淳四部書目三十九卷毋煚古今書錄四十卷王拱辰等崇文總目六十六卷而殷踐猷等羣書四錄多至二百卷昔之人豈好騁其繁富哉蓋以述作者之意俾論世者知其緊焉爾迨明正統六年少師楊士奇學士馬愉侍講曹鼐編定文淵閣書目有册無卷兼多不著撰人姓氏致覽者茫然自

失其後藏書之家往往效之雖以葉文莊之該洽而菉竹堂目都不分卷鄞縣范氏天一閣目亦然惟涿州高氏百川書志連江陳氏一齋書目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周藩西亭宗正聚樂堂藝文目錄皆詳列篇卷姓名而祁氏於類書說部文集中遇有經解悉行列出差足法也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易一十九册書五十册詩七十二册春秋七百一十九册禮一千三百二十五册孝經一十九册論語一百册孟子六十七册爾雅四十九册經解二百四十五册四書三百九十一册

按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存惟中於軍前次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吉構首請輦宋二館圖籍至元中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且括西江諸郡書板又遣使杭州悉取在官書籍板刻至大都明永樂閒勅翰林院凡南內所儲書各取一部於時修撰陳循督舟十艘載書百櫝送北京又嘗命禮部尚書鄭賜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皆儲之文淵閣相傳雕本十三抄本十七蓋不特合宋金元之所遺而滙於一且奉使者復命必納書於庫縹緗之富古未有也惟因著錄者不詳篇卷不著撰人故遠遜崇文中興館閣諸目攷唐宋元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藏書咸極其慎重獻書有賚儲書有庫勘書有
曝書有會至明以百萬卷祕書顧責之典籍一官
宋視其人皆貴生不知愛重而又設科專尚帖括
四子書易詩第宗朱子書遵蔡氏春秋用胡氏禮
主陳氏其有稍別於學官所頒者輒獲罪戾以是
中書舍人張萱秦焜郭安民吳大山校理遺籍惟
愛博者窺大全而止不敢旁及諸家祕省所藏土
地志僅存經典散失寥寥無幾萱等畧述作者之
旨較正統書目大爲過之惜已殘闕無足觀有識
者惟有撫卷浩歎而已

二家春秋一百二十八家禮九十六家論語五十六家孟
子二十一家四書六十二家孝經一十二家經解四十二
家

按王氏續通考本以續鄱陽馬氏之書乃中間有
卷帙者僅十之一二而已兼之世次之後先紊亂
名字之稱謂錯雜典籍之篇目重複其牽率爲已
甚矣亡友嘉定陸元輔翼王毅然欲別撰續經籍
攷一書以洗王氏之陋窮年抄撮積至數十冊未
經刪定而歿然元明遺籍索隱抉微不少又晉江
黃虞稷俞邰在明史館分撰藝文志摭采特詳二
子皆功崇稽古者也

朱睦㮮授經圖、諸儒經解、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

按西亭王孫授經圖原本所載如右、錢塘龔御史翔麟未仕時、刊於白門、俾黃徵君虞稷增益之、凡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

焦竑國史經籍志、易二千二百一十八卷、書一千二百四十九卷、詩一千五百七十八卷、春秋三千一百五十九卷、三禮四千一百三十九卷、孝經一百九十九卷、論語一千二百七十四卷、孟子四百三十九卷、爾雅三百九卷、羣經

補焦氏經籍志萬歷中分撰明史而作、故曰國史經籍志既非據見存之書而歷代史所載又重複錄、且考證未詳、方諸鄭氏通志又遜之矣、

平孫休承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四終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五六 三ノ 函	二六 架	二七 ノ 號	四八 冊

四十八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五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通說一 說經上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大戴禮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坤皆慎始
敬終云爾

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春秋演孔圖曰孔子作法五經運之天地稽之圖象質於
三王施之四海

春秋說題辭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

管仲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
亡其身者也

趙衰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齊太史子與曰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
論百家之遺記攷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

盛也

子思子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莊周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尸佼曰孔子云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慎到曰詩往志也書往詁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

荀卿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地之間者畢矣　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　又曰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

孔鮒曰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

按孔叢子此爲孔子語子張之辭然實不類

陸賈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定五經明六藝鹿鳴以仁求其羣關雎以義鳴其雄春秋以仁義貶絕詩以仁義存亡乾坤以仁和合八卦以義相承書以仁叙九族君臣以義制忠禮以仁盡節樂以禮升降學之者明失之

賈誼曰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

劉安曰五行異氣而皆和六藝異科而皆道溫惠柔（或作淳）良者詩之風也純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一作靜）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一作讓）者禮之爲也寬裕（一作和）簡易者樂之化也刺譏辨議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又曰易

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占春秋無通義又曰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

司馬遷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揚雄趨藁以請經法謂篇之大事

夏侯勝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匡衡曰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翼奉曰聖人見道知王治之象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

史游曰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治禮掌故砥礪身智能通達多見聞名顯絕殊異等倫積學所致非鬼神

王鳳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

揚雄曰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　又曰大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郭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又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又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又曰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又曰五經括矩而濟乎道者末矣

范升曰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桓譚曰經與傳猶衣表裏相待而成

牟子傳曰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欲博遠術恣人意爾

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究觀古今之篇籍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及秦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闕矣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天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學士靡然鄉風矣　又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　又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知詩信也

王符曰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倕之爲規矩繩以遺後工也

王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　又曰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

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　又曰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　又曰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　又曰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　又曰知屋漏者在室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秦雖無道不焚諸子諸子之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

牟融曰珠玉少而貴凡屬多而賤聖人七經而已佛遂萬億言煩而無當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魯丕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高彪曰雜藝爲庖廚五經爲府庫傅幹曰六經爲庖廚百家爲異饌張奮曰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言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

意謂不修子夏氏高堂生諸儒之書則六藝之道將絕矣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翟酺曰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考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

應劭曰經五藝六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乙瑛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幽讚神明

延篤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周公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洋洋乎其盈耳也樊噲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

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

鄭康成曰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禮者序尊卑之序崇讓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記之制動作之事也

荀悅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　又曰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

秦密曰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

後漢書儒林傳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

林宏劉昆楊榮之徒復興經學雖干戈搶攘而講誦不輟自是學者頗識文章矣及光武即位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通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樊準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